

前記

我們整理評書“程咬金賣柴艸”，原來只打算向通俗文學作者、研究者提供一個參考材料。現在要把它印出來給更多的人看，我們覺得也是可以的。

程咬金是瓦崗寨里的重要人物。瓦崗軍在推翻隋朝的農民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程咬金和瓦崗軍的一些領袖後來都保了李世民，在唐朝做了大官，離開人民了。但是不管哪一朝的農民革命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，程咬金他們究竟是革過命的，所以還應該算是英雄。

評書里所講的程咬金等人的故事，有許多的地方很真實，很生動，能夠讓我們知道那一次革命大概是怎么一回事，知道這些人身上某些好的品質，所以也就有教育意義。

但是歷史上的英雄跟我們今天的英雄，甚至今天的普通人都是不能相比的。他們的優點，在今天就未必是什麼優點；他們的某些缺點，要是放在現在的人的身上，就會是非常嚴重的災禍。我們說古人的故事有教育意義，是說看了之後，會讓人想到：他們那時尚且如此，我們今天更當如何呢？但是，我們應該用歷史觀點去批判那些人的行為，不是教我們去學他們的一切行為。比如程咬金的流氓氣，在當時對封建秩序是會起一點破壞作用的，在今天就是要不得的了。

整理者志

程咬金賣柴箆

〔評書“隋唐”的一節〕

今天說一段隋唐傳中的故事：程咬金賣柴箆。

程咬金為什麼叫咬金呢？按旧本兒上所說，程咬金生下來，嘴里叨着塊金子，那是胡說；只因他生下來時，他爸爸和他爺爺在南陳為官，他家日月好，生下個孩子，叫什麼呢？叫咬金吧，就这么叫了程咬金。程咬金號叫知節，乳名一郎。他剛一出生，因為他長的是鑰兒頭、大顴骨、靛臉朱眉；一腦袋蒜瓣毛，紅頭髮，紅的邪行；大眼珠兒搭于眶外，蟹眼、咧腮顎，大嘴岔兒，就是歪頭端正——鼻子長的還周正好看，程老太太一瞧：呦！我們這孩子，長的怎麼這麼寒蠢！……“一郎”沒叫出來，老太太說：“得啦，就叫他阿丑兒吧！”因此，程咬金乳名又叫阿丑兒。

程咬金七歲那一年，楊堅楊林兵伐南陳三關，程咬金的爸爸程澤臣是長春關總鎮，被楊林打死。程老太太看丈夫陣亡了，逃難走吧！因為老太太莫氏娘家在山東，他們母子二人逃到了山東東昌府東阿縣。逃到那里後，遠親也沒有，近親也沒有，就投到一家挨不着的親戚那里；又托人在本縣斑鳩鎮找到了一所房子，一拉溜北房三間，他們母子二人搬過去住，和編賣柴簍的王二做了街坊。這一晃兒就是一年，程咬金到了八歲。老太太把程咬金送到了學房，托咐好了老師。頭天上學，老師教念三字經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，苟不教……”程咬金說：“老師，狗不叫，這狗還喂它干什么？”老師氣的給他一板兒，他一閃，還老師一腿：把老師摔倒了。老師氣的啊啊……啊了半天說：“我教不了你！”把他給送回家啦。老太太說：“老師，您怎麼把我們孩子給送回來啦！”老師說：“我一打他，他倒摔了我一跤，我沒法教他。”老太太說：“回頭我管管他，再給您送了去。”老師說：“別，您別給送來啦，我教不了他！”老師走後，老太太就責問程咬金，程咬金說：“媽呀，您別教我念書了，我一念書

就腦袋疼。”老太太說：“教你念書你不念，長大了兩眼一面黑，活該！”可是心里想的是：丈夫陣亡了，孤兒寡母的，嬌慣孩子一點兒也有的，不念就不念吧。程咬金打這兒起，仨一群兒、倆一伙兒的打架惹事。老太太倒不悶得慌，天天兒淨是給送蒲包的①、告媽媽狀的：“瞧你們阿丑兒來！——”老太太出來還得安撫人家：“得啦，瞧我了吧，回頭我打他！”……程咬金成天淨惹事斗毆，比如說：南邊有個集鎮，有那插圈兒弄套兒蒙人的，俗話叫“做買賣兒”專門吃外行老实人。程咬金等“買賣兒”快做成了，上去就分錢，這吊坎兒②叫“掰把”。人家不給他，他上去就是上頭一個嘴巴，下頭一個潑腳。人家急了：“得，你是爺爺，給你給你！”有那用騙術腥賭開寶的，快到晚上分肥了，他來要錢：“給不給？不給，開寶？開我啦！”打架打不過他；打官司，東阿縣門坎讓他都踢破了，好在打架斗毆也

① 送蒲包的，“蒲包”包的是點心茶葉，是瞻望人的禮品。小孩子打架，必到打入的一方門前告狀：“瞧你們某某人來。”所以送蒲包的，就是告媽媽狀的借用語。

② 吊坎兒，生意人說隱語，叫做吊坎兒，又名“春典”。

沒多大罪名。大伙兒沒辦法，給他起了个外号，叫：程老虎。說他好比一只老虎，走到哪兒哪兒怕。可是，程咬金有一样好处：他不打好人。老实人都夸他：“程爺，您这么一來，咱們这兒蒙人的行档还是真少了！您真好，淨打坏人，不打好人！……”程咬金說：“噓，我淨打好人，算的了什么英雄？越橫我越打。”他还有一样可取，外头打了架，到家用瞎話蒙住他媽，他媽一瞪眼，他立刻說：“媽，我不敢了！”真可說是他媽一瞪眼，他連北都不認識了。……这么鬧來鬧去，程咬金一晃兒有十六歲啦。他媽叫他到跟前，說：“阿丑兒，我問你，你爸爸死的时候，你几歲？”“七歲。”老太太又說：“阿丑兒，咱們逃難到了山东，虽說船破有底，底破了还有三層釘。可是，如今……”一指屋里，說：“……噯，四旮晃空了！——你成天在外头打架斗毆、打官司，不干正經營生；人家十歲的孩兒，都会買点爛果子，賣十个賺仨，你就会坐吃山空！你算干什么的？你难道还把你媽餓死嗎！”老程一听，說：“媽呀，您甬管了，我出去找飯去！”老太太說：“你不許在外边打架斗毆！”老程說：“媽呀，您甬管了，我決不打架斗毆。”

老程出來一想：“我哪兒找飯去？我還得打官司，打官司有飯吃！”人都說，打官司吃囚糧吃不飽，老程就不然了。他到監里头，都得听他的：有那接見的，先得見他；他在里边能過單片堂。比如說里边有个牢头不乐意，老程就說了：“李头兒，我这是打架斗毆官司，几天就出去。你在哪里住家我知道，咱們外头見！你去打听打听我可是叫程老虎！……”这一來，牢头也怕他，也得听他的；打官司，牢头都得給他打上四兩酒。——“对，还得打官司！”可是，誰見了老程誰躲。他一到哪兒，哪兒的人就說：“躲着点，程老虎來啦！”他找了半天，也沒找着打官司的。他往东走，东边是一座大土坡，他上了土坡，就看見东边坡下上來一个小車。头里是一个小孩拉着小絆兒，后边是一个老头駕着把，推着一輛一个轆轤小車；小車上裝着許多麻袋，不知里面裝着什麼。就听小車吱吱扭扭、吱吱扭扭……老头使勁往上推，搶这个上坡，車轆轤扭扭扭的，总也搶不上去。老头說：“二格！二格！⊙使点勁兒啊！……就

⊙ 二格，格念“哥”的音，念快了成“夏”的音，二格是北京方言称排行第二的小孩子的称呼。

差这么一点兒就上去啦！”小孩說：“我这不是使、使、使勁兒哪嗎！”說着小絆兒一松手，小車往后咄咄咄，咄咄咄咄……倒退了下去；小車排●下去了，差点沒把老头摔了个大仰巴脚子。老头放下車把，說：“二格！你給我拉車，一天給你兩吊錢，管你一頓飯，一吃几大碗，你怎么不使勁兒哪？”小孩說：“王二掌櫃的，你別这么說！不就掙你兩吊錢，吃你一頓大碗面嗎！你还抱怨，我不帮你啦！”說完，一下子跑沒影兒了。急得老头直嚷：“二格！二格！你回來！我、我、我……”老头是真着急。老程在坡上一瞧，心里說：我帮他！甬給我兩吊錢，管我一頓飽就行！——老程是吃的多。他走过去，喊了一声：“啊——嚯！”老头差点沒吓趴下。說：“你、你是人哪？”老程說：“說話就是人，我長的寒蠢，沒关系。”老头說：“有事嗎？”老程說：“那小孩兒不帮你，我帮你！不要你兩吊錢，管飯就行！”老头說：“那敢情好。你拉絆兒，我推車。”老程說：“干嘛呀，你找我算搭上好伙計啦！我力气大，一个人推就行。”說着，把小絆兒攏在車上，搭上車絆，挂上把鈎，……

● 排，念第三音上声，驟然后退的意思。

老头直說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老程說：“你瞧着吧！”說着就抄起車把，只听吱扭、吱扭、吱扭、……沒費勁兒，小車推过土坡來了。老头直乐，說：“您貴姓？”“姓程。”“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我姓程，名咬金、号知節、乳名一郎、我媽叫我阿丑兒，外号叫鬼、又叫老虎，……”老头說：“您的名字論套啊！”老程說：“差不多。”老头說：“您就是——程老虎啊？”“唉，不錯。”“您有这么好的力气，你帮我得啦。”老程說：“您貴姓啊？”老头說：“我姓王，一打听倭瓜王，就是我。”老程說：“我給您送回去吧！”說着話，就推起車子吱吱扭扭地推到倭瓜王家里。到了家里，老头叫家里人給程咬金和面，手腕子都和酸了，程咬金還沒飽，他是真能吃。半天吃完了，老头又給了他兩吊錢，說：“明天您还帮我。”“好吧！”“可一准哪！”“沒錯。天一亮，我就來。”老程拿了兩吊錢，走到家門口，大声的一喊：“媽呀，開門來！”老太太一听，心說：我兒子得了喜事啦。開開門，程咬金一進門就說：“媽呀，給您這兩吊錢！”老太太說：“呦？這是哪里來的兩吊錢哪？”程咬金一說，老太太乐了：“唉，这比打架斗毆强不强！你学好，你是媽的好兒

子……”老程說：“媽呀，明天早上，您还得早早叫我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老程起來，就到王二掌櫃的家里去了。王二掌櫃開開門說：“程爺，您真不失信呀！”老程說：“那是。”“走，咱們裝車去！”說着，小車上裝好了麻袋，推起車來到一個地方。老程一瞧一机伶：“喝，喝，好家伙！”王二掌櫃的說：“您說話干嘛哆嗦呀？”老程說：“這不是鹽灘嗎！”“是啊，是鹽灘啊！咱們就是來裝鹽啊！”“不上稅呀？”“不上稅。見了官人可得躲避躲避。”老程樂了，說：“王掌櫃的，您搭我这伙計，算搭上好伙計了。咱們不怕官人，打官司走平道！到衙門里，頭兒都得給我打四兩，初一十五得請我吃点好的！”說着話，裝滿了口袋，架起小車，吱吱扭扭推走了。有那官人想找王二要點什么的，一瞧是程老虎推車，倒都遠遠地躲開了。都說：“他不是秧子●，別跟他惹氣！”王二掌櫃的心里很高興。——過了沒三天，程咬金門口去了個人乒乒乓乓的拍門：“程爺！程爺！程爺在家嗎？”

● 秧子，是指旧社会里有錢而不懂世故、时常被騙上当的人。

程咬金出來一瞧，不認的。“您貴姓？”“程爺，咱們天天兒鹽灘見，我姓張。”“哦，張掌櫃，有事嗎？”“程爺，我跟你打听一件事，您幫王掌櫃的賣这么大力气，他給您多少錢？”“給我兩吊錢，吃一頓大碗面。”“程爺，您給他推的是四百斤份量，要是您給我推六百斤份量，我給您五吊錢、兩炒菜、一湯菜，餅面隨便用。……”“好！”“可是——对不起王掌櫃的。”“那没什么！您住哪里？”“我就住在东边村里第四个門。”“好！就这么办了！”第二天，王掌櫃的等老程沒等來，老程幫上張掌櫃的了。——又过了沒四天，程咬金門口又乒乒乓乓地有人打門：“程爺！程爺！”程咬金出來一瞧：“您貴姓？”“我姓李。”“哦，李掌櫃，有事嗎？”“我跟你打听：您幫張掌櫃的，他給您多少錢？”“推六百斤份量，給五吊錢，管兩菜一湯，餅面隨便用。”李掌櫃說：“您要給我推七百斤份量，我給您十吊錢，天天下館子，酒您隨便喝，肉您隨便吃，菜您海●來着……”老程說：“好！明天我幫您！”……打这兒起，今兒幫这处，明兒幫那处，也不管什么張、王、李、趙、崔，幫

● 海，多的意思。

來幫去，幫了半年多。老太太說：“噯，這多好！”可是老程想：“我有這胳膊力氣，不會自己干嗎？給我媽奔個棺材本兒，也是好的。”跟他媽一說，老太太也同意。老程打造了一輛小車子，買的麻袋、繩子、扁担、簍子，小車子打造的挺結實，連車絆子也是新的。這天，他推到了鹽灘。大伙兒一瞧，說：“喝，程爺，一套新哪！”老程也不說什麼，裝了一小車子鹽，足足裝了有八百斤，吱扭吱扭推回家去了，倒在空屋子里。第二天，他又上鹽灘裝鹽去了，吱扭吱扭又推回家去了，倒在空屋子里。……一晃兒半個多月，屋里的鹽，連秫秸挡住都裝不下了！老太太說：“阿丑兒，你倒是賣去呀！”老程說：“媽呀，您不懂。我上半月推鹽，這叫做‘囤積’；我下半月淨出去賣鹽，這不是就叫做‘倒把’嗎！”老太太一听，說：“噯，好哇，我兒子懂得‘倒把’啦，好哇。”●到了十四天頭上，程咬金還要到鹽灘裝鹽去，老太太說：“阿丑兒，咱們這個積呀，囤的够瞧的了，你出去賣賣吧！”程咬金打点好了新簍子、新繩子、新支杆，老太太又給他做了一條新紫花布錢口袋，程咬

● 這裡的“囤積”“倒把”兩詞是說書人故意抓眼的。

金把鹽裝了个崗尖兒滿，挑起簍子去賣私鹽。

程咬金賣鹽，跟別人不同。別人賣鹽，把鹽裝个半簍，上边用布片麻袋盖住；程咬金的鹽挑子，上面什么也不盖。別人一瞧，說：“喝，这是干什么的？——山西人开宝，大敞門兒啊！”官人瞧見是程老虎賣私鹽，都远远地閃开了。程咬金把鹽挑到村子中間，把挑子一放，吧噠一声把支杆一支，一捂耳朵、吆喝：“叻——真正漏稅的私鹽哪！——”別人說：“人家都是叻一声，要不就噢一声，怎么你吆喝漏稅的私鹽呢？”程咬金說：“本來是漏稅的私鹽嘛，不虧心，沒上过稅。”他这么一吆喝，村里人都出來了：嬭子、大娘、老大姐的都來了。有人問：“你这个鹽多少錢一碗哪？給我來一个大錢的。”程咬金接过錢，放在錢口袋里，未从昏鹽先問：“这位老大姐，別人賣鹽，一个大錢給多少？”“給一平碗。”程咬金說：“瞧我的！”他昏了个崗尖兒流的一碗鹽，嘩的一声倒在这位老大姐的盆里。“叻！你怎么給的这么多呀？”程咬金說：“您別忙，我今天是头天开张，剛才那一碗，是您的一个大錢的应得之得，咱們買一送一，再饒一碗！我叫程老虎，您

再買鹽，可別買別人的！”說着，嘩——又倒了崗尖高的一碗鹽。這個說：“噯，給我來一個大錢的。”那個說：“噯，給我來一個大錢的。”程咬金說：“別忙，別忙！諸位請排着隊買鹽！——我家里囤積的多着哪。”一會兒，一挑子鹽全賣光了，有那買不着的跟買着的就吵起來。程咬金說：“別打架！別打架！我等會兒還來！”說着，挑起挑子，跑回家去了。到家之後，把口袋底朝天：嘩啦、嘩啦……把錢倒了出來。老太太一瞧，說：“哎，這多好啊！”程咬金又挑了兩簍子鹽，嘎吱、嘎吱……挑到村子里，轉眼又賣光了。就这么一“倒把”，沒三天工夫，家里的鹽都賣完了。他又到鹽灘去推鹽，上半月“囤積”，下半月挑出去賣。——照當地的規矩，賣鹽的是分着村賣，比如說：張掌櫃去這三個村，王掌櫃就去那三個村，各人有各人的道；誰一亂走，就得打架。程咬金不管這一套，左近三十六個村子，都叫程咬金給包了。別人打架也打不過他，——也沒有為爭私鹽道打官司的。這一天，程咬金又挑着鹽挑子，到村里去賣鹽。迎面走來了一個人，乐乐嘻嘻的冲程咬金說：“程爺，您發福了！”“托福托福。您貴姓？”“我姓

陰，咱們不是在鹽灘上常見嗎！”“對啦。陰掌櫃的！”陰掌櫃的說：“您可真是英雄，山東九州十府一百單八縣，有您這麼一位！左近三十六個村的鹽道都叫您給包了。別人賣鹽，捂着蓋着，还得躲開官人；您賣鹽，大敞門，官人都躲着您，您可真是英雄！”程咬金說：“什麼英雄？我不過給我媽掙個棺材本兒。”陰掌櫃的說：“您是真有膽子，假有膽子？要是真有膽子，您挑一挑子私鹽，到東阿縣衙門口，吆喝一嗓子‘真正漏稅的私鹽哪’，我們大伙佩服您。”程咬金一想：他這是陰我呀。說：“我要是敢去呢？”陰掌櫃的說：“您要走一趟回來，凡是咱們山東九州十府一百單八縣的賣鹽的，我都請了來，算您是鹽行的會長！……”程咬金說：“好吧！我不敢去，我是兒子！”程咬金說完，挑起挑子，嘎吱、嘎吱……直奔東阿縣去了。陰掌櫃的想：“程老虎讓我僵住了，等走遠了，他許拐彎兒……”他在後邊跟着老程，一瞧老程是真的奔東阿縣去了！

程咬金不傻，他是什麼心思呢？他想：“你們瞧我吃這碗飯，你們生氣，故意陰我；我要不敢去，以後就沒我這一號了。我去回來再說，回來你要不請

客，看我的！”他有他的理兒。他挑着私鹽，來到了東阿縣衙門口。衙門口有四個守門的官人，一瞧賣私鹽的挑到衙門口來了，這個說：“大哥，你瞧这小子吃多了涼藥是怎么着，到咱們衙門口賣私鹽來了！”那個說：“閉閉眼讓他過去得啦。把他帶進衙門去，咱們新換的這位官兒，不說他賣私鹽，倒得說咱們跟賣私鹽的要什麼來着，閉閉眼讓他過去得啦！”誰想到程咬金是特意來的，他到衙門對面影壁底下，把挑子一橫，放在地上，把支杆一支，捂着耳朵就吆喝開了：“呸——真正漏稅的私鹽哪！——”官人一听，說：“大哥，你听！他吆喝賣真正漏稅的私鹽！大哥，我要得氣截胸……”這兩個官人走過去說：“噓，噓！你怎么上這兒賣私鹽來啦？”程咬金說：“怎么？哪兒不許賣呀？我知道你們太爺愛吃鹽，我才來賣的。”官人說：“好，好！你等着，我回稟我們太爺去，我們太爺給你包圓兒，你等着吧！”“好，我等着。你可快着點出來，別耽誤我的買賣。”這官人噔噔噔跑進書房，跪下給知縣磕了個頭說：“回稟太爺，門口有個賣私鹽的……”縣官說：“算啦，算啦，別說了！我不是說過：什麼偷鷄籠、拔烟袋、

賣私鹽的，我這兒都不管嘛。誰再分有碗粥喝，誰肯干這些！你們一定是跟人家要個錢啊，讓人家請吃個飯啊，人家沒答應吧！你們有能為辦點殺了人的凶犯、滾了馬的強盜啊！……”官人說：“太爺，不對，不對，您說的不对……”如此這般把方才的事一說，縣官一听：“哈呀！”一聲，氣往上沖。——這時，門口外的程咬金正在大聲吆喝：“呸——真正漏稅的私鹽哪！”官人說：“太爺您听听！”縣官氣的胡子根根朝上，哇呀呀怪叫：“好大胆的刁民哪！帶進來！”官人出去說：“來吧，賣私鹽的，我們太爺包圓兒。”程咬金說：“就為給你們太爺送來的！”挑起挑子，跟進了縣衙門，走進二道門，問：“把鹽放在哪兒呀？”官人說：“就放在這兒得啦。”官人趁程咬金放挑子的时候，在后边一抖鎖鏈，往程咬金脖子上一套，嘎叭一聲卡上了鎖；刷一抖，鎖鏈頭甩到前邊去。程咬金說：“你們怎么不講理，買鹽還有鎖人的嗎？”官人說：“是，是我們不講理，是我們不對。”當下把程咬金拉到班房，然後進去回稟老爺。老爺說：“升堂！”“當——當——當！”鑼一响，老爺升堂了。衙役三班，站立兩旁。“給我帶賣私鹽的！”“一